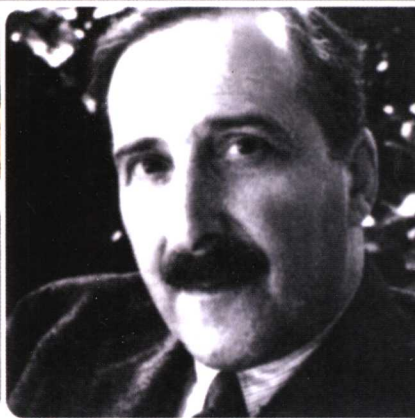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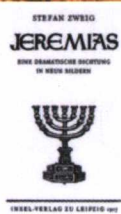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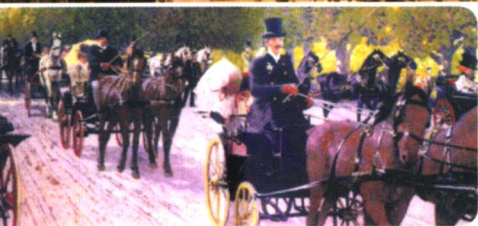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主译

图 文 链 接 读 本



茨威格

中短篇小说选

[奥] 斯特凡·茨威格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茨 威 格

中 短 篇 小 说 选

[奥]斯特凡·茨威格 著

韩耀成 译

图文编纂 韩耀成 嫣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 / [奥]斯特凡·茨威格 (Zweig, S.) 著;
韩耀成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 1.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图文链接读本 / 盛宁主编)

ISBN 978-7-5059-4867-9

I. 茨… II. ①斯…②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
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883 号

书 名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奥]斯特凡·茨威格
译 者	韩耀成
图文编纂	韩耀成 嫣 雨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李晓丽
责任印制	彭旭东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6.7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4867-9
定 价	28.6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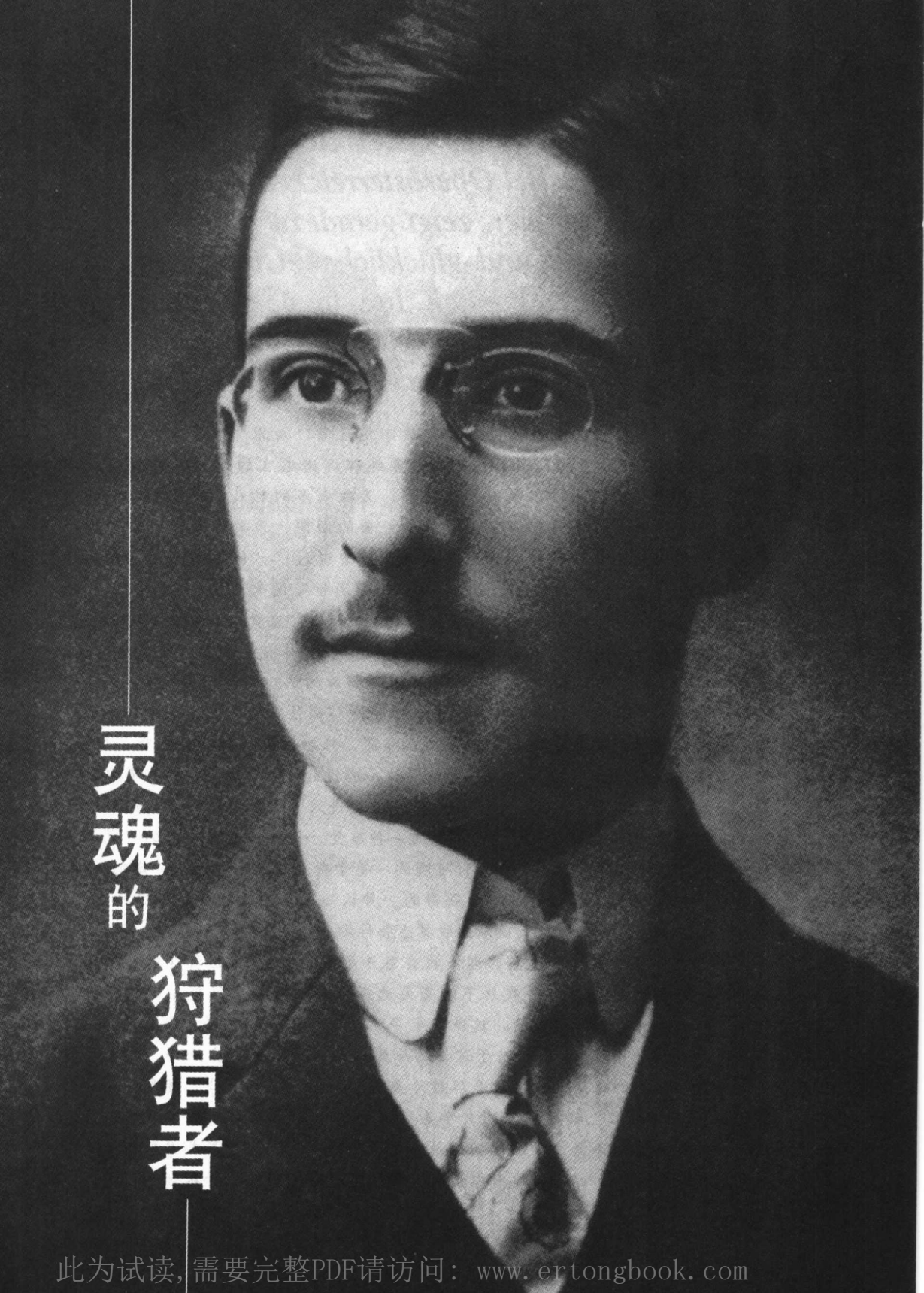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

斯特凡·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出生在维也纳企业主家庭，父母亲都是犹太人。茨威格一生不倦地追求人道主义，法西斯的猖獗使他的理想破灭，遂与夫人一起自杀。茨威格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和传记文学见长，也写过一些颇有影响的剧本。他偏好心理描写，作品文笔细腻，语言优美，结构精巧，情节生动。他的中短篇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国际象棋的故事》，人物特写《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以及文学传记《三大师》《斗恶魔》和《三诗人》等作品脍炙人口，蜚声文坛。

译者简介

韩耀成，浙江长兴县人，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曾任《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常务副主编。发表过大量德语文学研究、评论和赏析文章，编著有《德语会话手册》（与人合作）和《歌德与〈少年维特的烦恼〉》，参加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和《新编德国文学史》的撰稿，主编或编选的作品有《外国争议作家·作品大观》《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德语国家卷》《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德奥部分》《茨威格精选集》等，翻译了歌德、布莱希特、威廉·布莱德尔、茨威格等作家的作品。



灵魂的

狩猎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总 序

盛 宁

尽管有人断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人的“动感地带”已转到了网络游戏、MP3和FLASH漫画等这些纯粹诉诸感官的领域，高雅的“文学”已成为沉睡的过去。但我们仍然看到，为数众多的对人生有了一点切身感悟的年轻人，终于还是徘徊到了中外文学经典的面前，希冀得到某种大智慧的点拨。英国的大剧作家琼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说过，“他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看来，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种“临照百世”的大智慧。

然而，对于由影视和网络媒体哺育长大、只相信“直觉”和“本能”的新新人类来说，要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他们的面前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文学”殿堂的“入门”，是需要具备某种特殊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力的。此言既出，我几乎立刻就感到有人在一旁暗自窃笑：“都什么年头了，还跟我胡诌什么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我只需凭借我的感觉，只要我觉得好看、好听、好玩，那就足够了。”是的，“认知和审美判断”这一套说辞，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太迂腐了。但反过来，这岂不又证明，今天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则已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享受。因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享受，仅仅凭着一个人的直觉和本能，那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必须支付可观的一笔学费——即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具备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之后，才能获得的一种认知和鉴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啻又是人逐渐摆脱其生物性的本能、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

那么，也许有人又要说了，即使我有意涉足于“文学”，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中外名著经典浩如烟海，我总不能毫无选择地“拾到篮子里就是菜”嘛。的确，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好中选优”的必要。我们这套《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一部一部地遴选出来的。当然，编者无意自诩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名篇名译，但是我们相信，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以及他们提供的与作品内容或成书背景相关的照片、插图和评析性的文字，一定能使有志于深入文学堂奥的青年人“开卷有益”。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 译者序

韩耀成

斯特凡·茨威格于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企业家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人，除了德语，还会说法语和英语，他母亲出生在一个国际性的犹太大家族，家族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样的家庭环境为茨威格掌握多种外语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茨威格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一九〇〇年入维也纳大学，一九〇四年获得博士学位。

茨威格的青少年时代，维也纳是奥匈帝国（1867—1918）的首都，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都汇集在这里。这座城市博采众长，把一切有着极大差异的文化都熔于一炉，维也纳成了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文坛上群星灿烂，流派纷呈，前卫的“维也纳现代派”（又称“青年维也纳”）倡导新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造就了奥地利文学的辉煌。巴尔、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穆西尔、弗洛伊德、瓦格纳、施特劳斯父子、马勒、勋伯格……这些当时世界上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汇聚在这里，像群星闪耀在维也纳的上空，放射出熠熠的光辉。维也纳兼容并蓄的多元的精神文化的沃土，从思想上培育了茨威格作为欧洲乃至世界公民的种子。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外去旅游或演讲旅行，同世界各国的作家艺术家有着广泛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友好相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作品被纳粹焚烧、禁止。一九三四年，他离开奥地利，移居伦敦。一九四〇年他和第二任夫人洛蒂获英国国籍，同年移居美国，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又迁往巴西里约热内卢。他客居他乡，心挂欧洲。眼看法西斯猖獗，他心爱的欧洲文明遭到破坏，茨威格变得烦躁不安，精神忧抑，内心痛苦不堪，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他与夫人洛蒂一道在寓所服毒自尽。他在留下的绝命书《声明》中写道：“……对我来说，在说着我的语言的世界业已沉沦和我的精神故乡已经自行毁灭之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从头开始彻底重建我的生活。”

茨威格很早就喜爱文学并开始创作，十六岁（1897）就发表诗歌，大学时期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银弦集》和第一部小说集《艾丽卡·埃瓦尔特之恋》和一些翻译作品。茨威格是一位著名的中短篇小说家，他的三部“环链”系列小说集《初次经历》、《热带癫狂症患者》和《感情的迷惘》代表了他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与风格；十二篇人物特写《人类命运的转折点》受到普遍推崇。他的长篇小说除了《永不安宁的心》，其他两部《变形的陶醉》和《克拉丽莎》都是未完成的残篇。茨威格在传记文学和戏剧创作方面也都有很大成就，创作了传记小说系列《三大师》、《斗恶魔》和《三诗人》，传记《罗曼·罗兰》、《约瑟夫·富歇》、《玛丽·安托瓦特》、《玛丽·斯图亚特》和《巴尔扎克》等，以及剧作《忒耳西忒斯》、《耶利米》、《沃尔波纳》、《穷人的羔羊》、《沉默寡言的女人》等。他的传记文学和戏剧作品也都着重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以揭示人物的心路历程，而且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写的大多是“小人物”和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

茨威格受他朋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他对潜意识有着特殊的偏爱。在他的笔下潜意识的原始欲望就是激情，是本能冲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受到激情的煎熬，有的还导致悲剧性的结果。本书所选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主人公，她们都抵挡不住命运的摆布；《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写青春萌发期少年的心理，他们对情爱的朦胧意识和好奇。茨威格的小说一般很少交代人物和时代背景，给人以有点游离于生活的印象。但本集中的《国际象棋的故事》是作家为数不多的直接针对时政的小说，它抨击法西斯对人们的精神迫害，心理描写极其深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这篇小说完成于一九四二年初，在作家自杀前不久。茨威格的作品语言富于音乐性和韵律美，结构精巧，情节引人入胜，景物描绘十分出色，擅长“戏中戏”的技巧。但愿这本篇幅不大的集子能给我们留下一些隽永的回味。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录

灼人的秘密 001·····	韩耀成 高中甫 译
夏天的故事 061·····	韩耀成 译
月光巷 073·····	韩耀成 译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091·····	韩耀成 译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133·····	韩耀成 译
里昂的婚礼 189·····	韩耀成 译
国际象棋的故事 201·····	韩耀成 译

灼人的秘密

韩耀成 高中甫 译

伙 伴

机车沙哑地吼叫着，塞默林¹到了。黑色的列车在山上银白色灯光的照耀下停了一分钟，下来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乘客，又上了几个人。到处是恼人的噪音。接着，前面的机车又沙哑地嘶鸣起来，扯动黑色的车链，嘎嘎地开了过去，冲进隧道的洞口。广漠的景色又纯净地展现出来了，清晰的背景，被湿润的风吹得分外明亮。

下车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他那考究的衣着，带着天然弹性的步履，给人以好感。他迅速地走到别人前边，叫了一辆去旅馆的马车。马儿不慌不忙地在上坡路上得得地走着。空气里充满春意，那只有五六月才特有的洁白而轻盈的浮云，像穿着白色衣裳的轻佻的小伙子，在蓝色的空中嬉戏奔跑，时而躲藏在高山背后，进而相互拥抱，又再度逃开，有时像手绢似的揉成一团，有时又散成丝片，末了又戏弄地给群山头上戴上白色的帽子。风在高空奔驰，狂暴不羁地摇动着细长的沐雨的树枝，直摇得根根枝丫咔咔作响，飞落下千百颗晶莹的水滴。有时仿佛从山里飘来清凉的雪的芬芳，随后又让人呼吸到一种又甜又冲鼻的气息。空中和地上的一切都在骚动，显得极度的烦躁不宁。马匹轻轻地喷着鼻息，往已是下坡的路上跑去。小铃铛在前边丁丁当当作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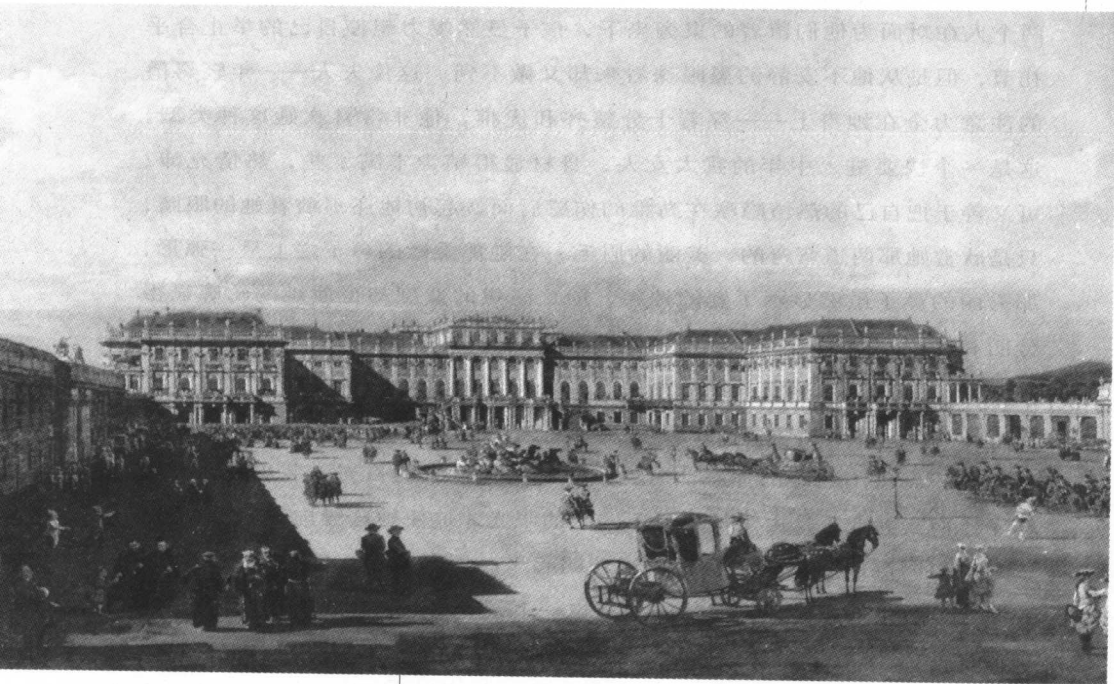
一到旅馆，这位年轻人就立即跑到旅客登记处，匆匆地稍一浏览，马上就失望了。“我干吗到这里来？”他开始烦躁不安地自付，“光在这里的山上呆着，没有社交，这比在办公室还烦人。显然，我来得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每逢假期，我的运气总是不好，登记本上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哪怕有几个女人在这里也好，那就可以来次小小的、必要时甚至是真挚的调情，而不至于索然寡味地度过这个

[1] 塞默林，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隘口，在维也纳附近，海拔九百八十五米，铁路线在海拔八百九十三米的高度从隘口的隧道里通过。塞默林是奥地利著名的避暑胜地，又是从事冬季运动的场所。

星期。这位年轻人是个男爵，出身于名望不是那么太高的奥地利官僚贵族，现在总督府供职。他这次短短的休假并没有特别必要，只是因为他的同事都休过了一星期春假，而他又并不愿意把自己的一周假期送给国家。他虽然不乏才干，却具有一种喜爱社交的禀性，喜欢在各种人物的圈子里出头露面，并深知自己对于孤独是一筹莫展的。他从来不喜欢深居简出，尽可能地避免只身独处，因为他根本不愿意闭门反躬自省。他知道，他需要人的摩擦面，以便使他内在的才华，他心底的热情得以放纵，并燃起火光，而他一人独处时则是冷冰冰的，毫无用处，就像那装在匣子里的火柴。

他沮丧地在空无一人的前厅里踱来踱去，时而心不在焉地翻翻报纸，时而又在音乐室的钢琴上弹一曲华尔兹，不过手不由己，老是弹不出正确的旋律。后来他就烦躁地坐下，凝视着窗外。窗外夜幕正缓缓下垂，灰色的雾霭像蒸气一样从松林中升腾起来。他心烦意乱、百无聊赖地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就走进了餐厅。

餐厅里才只有几张桌子坐了人，他都匆匆地投以一瞥。毫无所获！只有那边的一位教练——他是在跑马场认识的，漫不经心地招呼了他，还有一张面孔在环城路¹上见过，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女人，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一次——即便是短暂的也好——钟情的对象。他本来就沮丧的情绪变得更加烦躁。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标致的面孔常使他们获得成功，他们心里总是在为一次新的相遇，一次新的经历作好准备。他们总是急不可待地憧憬那未知的艳遇，他们对任何看来意外的事情都不会吃惊，因为一切早就在他们预料之中了。他们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性爱的东西，因为他们投向每个女人的第一瞥目光，就是从肉欲上打量的，而且不管她是朋友的妻子，还是给他开门的女仆。如果以某种草率的鄙视态度把这些人称作追逐女人的能手，那么无意中就会使这个字眼包含多少由观察而得来的真理啊！因为在他们身上确实集中了狩猎者各种强烈的本能：侦察、兴奋和心灵的冷酷。他们的举止总是落落大方，时刻准备着，而且一心想寻花问柳，并穷追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总是充满激情，但不是恋人那种高尚的激情，而是赌徒那种冷酷的、谋略的、危险的激情。他们当中有一些固执的人，他们不仅把青年时期，而且单是由于等待机缘就把整个一生变成无穷无尽的追逐冒险，他们把一天分解成几百次小的官能享乐——马路上的一瞥，一个瞬息即逝的微笑、对坐时轻轻触到的膝头，把



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被誉为音乐之都。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都在这里生活过。欧洲的各种文化思想都在维也纳汇集，产生了一种不胜温暖融洽的文化氛围。茨威格说维也纳的每一个公民，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越种族的世界公民。

一年又分散为几百个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官能享乐就是永远潺潺流动的、富于滋养的、充满刺激的生活的源泉。

然而这里却没有一个可供玩弄的对手，这一点，这位在用目光狩猎的人马上就看清了。宛如一个赌徒手里拿着牌，满怀信心地坐在绿色的赌桌旁，却等不到一个对手。对一个赌徒来说，任何刺激都没有这种刺激最使人恼火的了。男爵要了一份报纸，他的目光阴郁地在字行上移动，但思想却是麻木的，像是醉酒似的在这些铅字上磕磕绊绊。

忽然，他听见背后有衣服的窸窣声和一个略有有点生气的装腔作势的声音：“Mais taistoi donc²，埃德加！”

一个穿着绸衣的女人走过他桌旁，衣服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旁边投下高大而丰腴的身影，她后面跟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他穿着黑丝绒上装，目光好奇地扫了他一眼。这

[1] 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大街。

[2] 法文：别说话！

两个人在对面为他们留着的桌旁坐下，孩子显然竭力想使自己的举止合乎礼节，但是从他不安静的黑眼珠看来却又做不到。这位夫人——年轻男爵的注意力全在她身上——穿着十分整齐和优雅，他非常喜欢她这种类型，这是一个快要进入中年的犹太女人，身材显得稍为丰满了些，热情充沛，可又善于把自己的热情隐藏在高雅的伤感后面。起初他还不看她的眼睛，只是欣赏她那两道弯弯的、美丽的眉毛，在她那柔嫩的鼻子之上呈一弧形，那秀丽的鼻子虽然显示了她的种族，但这高贵的造型却也使她的轮廓显得分明和可爱。她的头发如同她丰满的身体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一样，长得特别浓密。看来她对自己的美貌颇为自信，对于种种仰慕早已司空见惯。她轻声地点了饭菜，并教训正在丁丁当当玩叉子的男孩——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对男孩小心翼翼投来的目光，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而实际上正是由于他那目不转睛的眼光才迫使她这般拘束和小心的。

男爵阴沉的脸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起来。眉开眼笑，精神焕发，皱纹平整了，肌肉放开了，因此他的身材也一下子变得魁梧了，眼睛闪闪发光。他同那些需要男人在场才能焕发自己全部力量的女人完全一样，只有情欲的刺激才能把他的精力全部调动起来。潜伏在他心里的猎手嗅出了这里有猎物。他的目光挑战似的搜寻她的目光，要与之相遇。她的目光闪烁着犹豫的神态，有时在移动中与他的目光交叉，但却从不做什么明确的回答。他觉得她的嘴角有时也泛出一丝微笑。不过这一切都是那么模棱两可，而使他激动的，却正是这种不可捉摸的神情。惟一使他觉得有希望的，是她的目光常常在扫视，这意味着反抗和拘束，再加上她同孩子的谈话显得出奇的谨慎，这显然是做给一个观众看的。他感觉到，过分强调这种惹人注意的镇定正是用来掩饰她意马心猿的一种手法。他自己也激动了：这场戏已经开场了。他巧妙地拖长吃饭的时间，目光几乎不停地把这位夫人紧紧盯了半个小时，直到他默画了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能无形地触摸她丰腴身体的每个部位为止。外面天色更暗了，大片雨云向树林伸出灰色的双手，树林像孩子似的，因为恐怖而呻吟起来，挤入屋内的阴影也越来越浓了，沉默使屋里的人越加感到窘迫。他觉察到，在寂静的威胁下，母亲同孩子的谈话变得越来越勉强，越来越不自然，话快说完了。这时他决定进行一次试探：他第一个站起身来，经过她的身旁慢慢向门口走去，久久凝望着室外的景色。到了门口，他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似的，突然把头转过去，一

下子就逮住了她：她活泼的目光正在望着他的背影呢。

这情景刺激了他，他在前厅里等待着。不一会儿她来了，拉着男孩。路过时顺手翻了翻几本杂志，给孩子看了几张图片。当男爵像是偶然地走到桌旁，装着去找本杂志，实际是为了再进一步窥视她那湿润晶莹的目光，或许有机会同她搭讪时，她就转过身子，轻轻拍着她儿子的肩膀说：“Viesn, 埃德加！Au lit！”^[1]说着就冷冷地从他身边走了过来。男爵略为有点扫兴地目送着她。本来他曾计划要在今天晚上结识她的，而她这毫不留情的态度使他失望了。但归根结底这抗拒之中包含着诱惑，而恰恰是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态度刺激了他的欲望。无论如何，他已经有了伙伴，这出戏可以演出了。

神速的友谊

第二天早晨，男爵走进大厅，他看见那位漂亮女人的孩子正在那儿和两位开电梯的仆人聊得起劲，孩子正给他们看卡尔·梅依^[2]的一本书里的插图。他妈妈不在，显然还在梳妆哩。男爵现在才仔细地观察这个男孩。这是个腼腆的孩子，发育得不太好，有点神经质，大约十二岁，手脚老是不停，有一双到处窥视的黑眼睛。如同这样年龄的孩子常有的那样，他显出无缘无故受到惊吓的样子，就像刚被叫醒又突然被置于陌生的环境中似的。他的面孔不算不好看，但是还没有定型，在他身上成人和儿童的斗争还刚刚开始，胜负未定；他脸上的一切好像是手捏出来的，尚未成型，线条轮廓很不分明，只是把苍白和不安糅合在一起。此外他正处于那种不利的年龄，这时他们的衣服总不合身，袖子和裤子在瘦削的肢体上松弛地晃动着，而他们也从没有去注意修饰外表，讲究穿着。

这男孩在这里犹豫不决地晃来晃去，样子怪可怜的。他站在这里老碍别人的事。门房被他用各种问题纠缠得烦死了，一会儿就把他推开，但是一会儿他又挡住了大门，显然他缺少友好的伙伴。孩子喜欢问东问西，因此就去找旅馆的仆役。要是他们正好有时间，就回答他，但当看见有人来了，或者有什么紧急的事要做，谈话就立即中断。男爵面带笑容，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不幸的男孩，孩子对一切都好奇地打量着，但一切都不友好地躲开他。有一次男爵紧紧抓住了这个好奇的目光，但是那黑溜溜的眼睛一旦发现

[1] 法文：走吧，埃德加！该睡了！

[2] 卡尔·梅依（1842-1912），德国作家，专写一些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惊险小说。

自己探索的眼光被抓住，就立即怯生生地将目光收了回去，躲在下垂的眼皮后面。男爵觉得这很有意思。他开始对男孩产生了兴趣，他自忖，这孩子仅仅是由于胆怯才这么腼腆的，能不能把他作为去接近那女人的最迅速的媒介呢？无论如何，他要试一试。男孩刚刚又跑到门外去了，他就悄悄地跟着。这孩子需要温柔与爱抚，只见他抚摸着白马的玫瑰色的鼻孔。可他真没运气，马车夫也相当粗暴地把他撵走了。现在他又伤心又无聊地荡来荡去，空虚的眼神里含着一丝儿悲哀。这时男爵就同他搭话了：

“喂，小家伙，你喜欢这儿吗？”他突如其来地说，竭力使他的口气平易近人，毫无架子。

孩子的脸涨得绯红，怯生生地在发愣，有点害怕似的用手按着心口，难为情地来回转着身子。一位陌生的先生和他谈话聊天，这在他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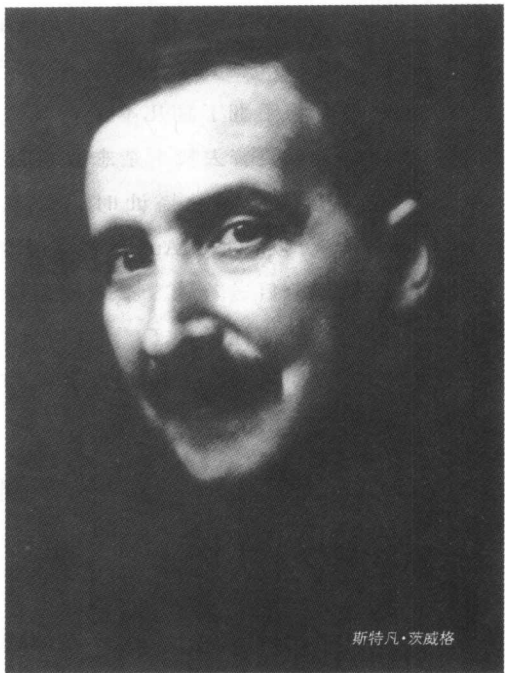
“谢谢，很喜欢。”他结结巴巴地说了这么一句，最后一个字只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就咽了回去。

“我觉得很奇怪，”男爵笑着说，“这本来就是很乏味的地方，尤其是对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整天干什么呢？”这男孩依然不知所措，不能爽快地回答。这位漂亮的陌生先生来找他这个无人过问的孩子聊天，这真可能吗？这使他既羞涩又骄傲。他费力地鼓足了勇气。

“我看书，然后我们散步，有时候我们也坐车，妈妈和我。我是来这里休养的，我生过病，大夫说我得多晒太阳。”

最后几句话他已经说得相当镇定了。孩子们对自己生病总感到很骄傲，因为危险使得他们在家人眼里显得备加宝贵。

“是啊，太阳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非常必要，它一定会把你晒得黑黑的。但是你也别整天坐着晒太阳，你应该到处跑跑，痛快地玩玩，也可



斯特凡·茨威格